

# 游不动的乡愁

□福建龙岩 唐宝洪

我的老家是个有山有水的村庄。村子中央,有一条和村子同名的河流缓缓流过。河流装扮了田野和青山,给村庄带来活力和情趣,让村庄充满诗情画意。

童年时,我经常到河边放牛,经常到河里摸鱼,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这条河。那年头,河水清亮得可以照见人影,干净得可以直接饮用。那年头,河水对我们这些小孩子有磁铁般的吸引力。

中午去上学时,或下午放学后,我们经常结伴去河边游泳。学校和家长为安全起见,禁止小孩子下河游泳。禁止归禁止,但怎么禁得住呢。想邀人游泳了,见了想邀的人,伸出食指和中指,两个指头一上一下比划,对方立即会明白这个手语,于是,彼此心照不宣地溜到河边,把衣服一脱,扑进河里,快活一番。

有一天傍晚,放学路上,我和七八个小伙伴一起到河里游泳,我们刚脱了衣服下到河里,对岸走来一群嬉笑着的女孩。出乎我们的意料,她们也脱掉衣服,争先恐后扑进河

里。我们奚落这些女孩,还和男人在同一条河里同时游泳的女人长大后变成丑八怪嫁不出去。这群女孩恼怒起来,先是隔着十七八米远和我们这群男孩子对骂,后来“冲突”逐渐升级,先是互相揭各自在学校里的糗事,接着互相丢掷瓦片小石块,然后隔着五六米远打水仗,最后女孩子们潜水冲过来,要和我们扭打在一起。

凭力气,我们男孩子当然打得过她们女孩子,但由于害羞,也由于怕把她们打伤,我们不敢迎战,一个个争先恐后逃上岸,抓起衣服,连衣服也顾不上穿,就蹿进岸边的树丛里躲起来。女孩子们哈哈大笑,但并没有追上来,而是惬意地在河里拍打着水花,穿好衣服的我们抓起泥团,冲出来,把泥团往河里扔去,这下,女孩子们成了受惊的鸟,飞也似的逃回对岸。

第二天,在学校遇见和我们在河里打水仗的女孩子,她们一个个显得娴静、温顺而羞涩,与昨天那凶悍放肆的样子判若两人。

岁月悄悄流逝,我进城工作,离开了老家,但老家的那条河一直在我心中流动,滋养着我的人文情怀和文学素养。家乡的河,也一番番突如其来地出现在我的梦里。

我工作的城市离老家不远,这么些年,我回老家的次数不少。前些年,我痛心地发现,家乡的河已经不再清澈。河水浑浊得像还没出缸的酒糟,河床裸露之处比比皆是,河道里坑坑洼洼,水流瘦成窄窄的模样,垃圾和粪土乃至死猪死鸭在水流中或沉或浮,不但惨不忍睹,而且气息刺鼻。

十年前,老家的这条河被列为重点治理的河流,从工业污染、养殖业污染、河道清理、面源污染等四个方面着手进行整治。

十年下来,河的水质有了一定改观,多年不见的鱼儿,时不时出现在河里。但现在已经没人直接饮用河水了,也没人下去游泳。

儿时经常游的这条河,已载不动我的乡愁,更游不动我的愁,我的愁……

## 同唱一首歌

□南京 谢文龙

生于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的人对歌手郑智化一定不会陌生。他的嗓音略带沙哑,哀婉中含有几分执拗,富有磁性,穿透人心,极具魅力。

我就是郑智化的忠实歌迷。当年,作为一个为自己前途命运而苦苦追寻的迷茫青年,我在他的歌声中自然就能找到几分慰藉。“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,擦干泪不要怕,至少我们还有梦……”这样的歌词甚至比长者的一味劝说更能激励我。

为了有个好的前程,我选择了当兵。在火热的军营里,郑智化的歌被高亢的军歌所代替。一度我甚至觉得他的歌有些颓废。直到遇到晚我一年当兵的战友周忠跃,当我知道他也喜欢郑智化的歌曲时,我知道,郑智化以及他的歌曲并未离我远去。

他是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,还有个妹妹,父亲上班,母亲身体不好,一家人生活非常困难。当年他在学校未能考上大学,为了寻找出路选择了当兵。这与我苦苦追寻的未来何其相似!当他知道我也在准备考军校时,经常会来找我问一些问题。出于同样的追求,我们之间的交流就多了起来。

他说他苦闷的时候就会听

听郑智化的歌,觉得一腔辛酸无人诉说,唯有在郑智化的歌声里才能找到知音,才能找到些许寄托。我也会向他诉说当年的曲折经历。我告诉他,高中毕业后,外出打过工,打工岁月单调又苦闷,经常在一个人独处时不由自主地哼唱郑智化的歌,仿佛有个懂我的人正在与我谈心。

人在落魄的时候最脆弱,人在落魄的时候也最封闭。因为社会不会待见你的失落,因为战场从不赞美失败者。我们在唱郑智化歌曲的同时,想到不能只沉湎在悲愤的情绪里,而要从他的歌声中汲取能量。当兵第三年,我顺利地考上了军校。拿到录取通知书后,战友周忠跃的眼里充满了羡慕,同时也有几分坚毅。他说,除了郑智化,他又多了一个偶像!

到了军校,我们经常通过电话和书信交流。我鼓励他不要被环境左右,一定要为自己的目标而拼搏。第二年,他也顺利地考取了军校。当我听到消息的那一刻,非常欣慰,更为他的努力而赞叹。

从那以后,我们始终保持着书信来往,并不因为时空的距离而减弱了战友情谊。有时候他还说,兄弟,我们什么时候再来合唱一首郑智化的歌啊!

## 以简单待生活

□高邮 姚正安

有一天晚上,我正在散步,一个电话打进来,还没等我弄清是谁,对方劈头就问:你今天不在城里啊?

我回答:在啊。

那为什么今天晚宴上没看到你呢?

谁组办的晚宴啊?

是某某。

某某为什么要请我,我与他没有往来。

噢,我还以为要请你的。

对方挂断了电话。

我感到莫名其妙。我与人家没有交往,人家为什么要请我呢,真是想多了。我不觉自笑。

我也许是个没心没肺的人,从来不去关心别人请谁吃饭了,更不会打听谁请客了。一个小城每天吃请和请吃者不知其数,都去了解,即使二十四小时不吃不睡,也是办不到的。

我不关心别人,不等于别人不关心我。这不,不是有人主动关心我没有出席某某的晚宴了吗?本来,人家不请我,因为没有交往,理固宜然,非常简单,但这一问,复杂了。打电话者,不只是问,可能想了很久,说不定作出了种种推测,比如我与

某人关系不好,我曾在某件事上得罪了某人等等。

我由此想到,生活原本是很简单的,人与人之间原本也不复杂,是人为地复杂了。

几十年来,我从来没有认为哪个单位复杂,也从来没有认为什么人复杂,我一直以简单的心态、简单的方法对待生活,对待人事。我曾经工作的单位,人说很复杂。好心人提醒我:那个单位很复杂,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,明争暗斗,你要当心。但我并不以为然,很坦然很正直地与所有人保持工作上的联系,绝不搞小圈子,绝不培养亲疏关系。几年十几年工作下来,并没有感到什么复杂,更没有因为所谓的复杂弄得自己心力交瘁,疲于应付。

几十年的工作经历告诉我,复杂与否,不是别人造成的,常常是自找的。比如别人提拔了,提拔就提拔呗。这个人到底怎样,能不能提拔,自有组织上考察,何须我等劳心。可是,偏偏有人说三道四,作出种种猜想。自己钻入了复杂的圈子。

一次,一位同事提拔了,有人发现新大陆似的告诉我:这个人的背

景很不简单啊,你知道他的后台是谁吗,如果不是有人帮衬,怎么轮到呢?我哼然以对而不搭茬,因为说下去,我也会跟着复杂起来。

比如别人发财了,发财就发财呗。政府鼓励发家致富,正财人人都可以发。如果发的是歪财,自有法律去管。可是,有些人偏偏往复杂处想,把别人说得不是人的同时,自己已经不是人了。

一个人处于世间,首先是管好自己,眼睛向内,亦即古人所说的“内省”。如果一味地眼睛向外,世间种种会惹得眼花缭乱,心烦意乱,迷失自己而不知。少过问别人的生活,别人如何生活,生活得怎样,与其他人的过问没有关系。自己简单也使别人简单,正所谓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。即使自己喜欢复杂,也不要将别人引向复杂,“己所欲之,亦勿施于人”。

开门七件事,油盐酱醋柴米茶,一点也不复杂啊。有一份工作,用心去做,以满足七件事之物力所需。有一个温馨的家庭,尽情享受油米,品尝茗茶,何来复杂?

想法太多太杂太乱,断然滋生不出好心情。简单才是生活的真谛呀。

## 初融

□上海 崔立

昨晚,我们有过一次争吵。原因简单。孩子在做作业,老婆睡了,在我耐着性子看孩子作业时,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指责了她,高中孩子叛逆的性格早已生成,反弹般的嚷嚷声吵醒了老婆。孩子的嚷嚷,老婆的埋怨,我的忿忿,闹得有点不可开交!

去郊区旅游,是早就定好的行程。当我的车停在一条乡间的宽阔水泥路边,寻找我们去往的农家,旁侧走过一个大叔,我唤了一声:“大叔,你知道前进村耿东波家怎么走吗?”大叔说:“你往前两百米,三层红墙小楼就是了。”

我们找到小楼,将房间安顿好,有点迫不及待地,我们都想往外跑。满目都是绿,连地上的草都像刚铺上一层绿色的地毯,甫一走进,就有一股新鲜的大自然的美好气息扑鼻而来,连大脑也像被清洗了一样,说不尽的心旷神怡。

我们居然看到了刚刚路边的大叔,和一个大妈手上各握着一把锄头,毫不手软地铲掉了一大片的麦苗。好端端地为什么要铲掉?我终是没忍住,问了句。大叔笑了,他显然是认出了我们。

“正常啊,剥剥碎给鸡鸭吃,鸡鸭吃了生的蛋特别好,铲完也不浪费,可以种别的。”

“可……”我想说,麦子长好不是也能卖钱吗?大叔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,又说:“你是不是说耽误了卖钱?其实我们种了,也

并不一定是为了钱……”

我们沿着这条乡间的绿地毯走了一段路,再从另一条路往回走。一处打开的暖棚的门,朝里望可以看见许多长方形塑料盘子,上面整齐摆放了一株株球茎。又一对大叔大妈熟练地将一些冒着红花的球茎打开,将其中细长的红叶拔下来,放入身旁的大碗里。那只大碗里,已经放了许多红叶。

我说:“这些是藏红花吗?”大妈开玩笑说:“你们城里人也懂?”

“当然,没见过猪跑,还吃过猪肉呢。”我也开玩笑地说了句。

“阿姨,像你们种这么多的藏红花,一定能赚许多钱吧?”久未开口的老婆忽然说。大叔和大妈对视了一眼,又笑了。

“这些藏红花呀,我们可不是用来卖的。”

“每年种一点,给孩子们,给亲戚朋友送一点,也差不多了。”

“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好了,吃喝都不愁,也不计较钱多钱少了。”

“你们是住老耿家的农家乐吧?老耿的一双儿女在城里都很能赚钱,老夫妻俩主要其实也是图个热闹……”

我们往回走,我脑子里还在想着他们的话。

在我回头看向老婆和孩子时,不期然地,我们对视了三秒,像冰雪初融般,一大片春天的笑容瞬时开放。

## 想起一个女孩

□南京 雷雨

多年前,很偶然的的机会,从腊戍公路进入缅甸的掸邦,去了东枝。难以忘怀的是缅北地域之内山路的崎岖、植被的茂密、河流的湍急,还有就是当地人的机敏和顽强,而最为难以忘记的是在东枝一个禁毒展览上遇到的一位缅甸女子。

车是从勐拉进入缅甸的,过了关卡,就是异国他乡了。值守关卡的人肤色黝黑,身体壮实,双目炯炯有神,但看上去却很和善,一身草绿色服装,精神抖擞。一路上山水相连,丛林郁郁葱葱,羊肠公路曲折盘旋,穿行在这样的公路之上,恹恹欲睡中会因颠簸摇晃而不断醒来。当地精通边境种种旧事的人,会不疾不徐地说着两地的历史往来,伴随着

公路一侧特别急促丰沛的水流声声,令人难以分清历史与现实,心里寻思,这也许就是艾芜《南行记》中伊洛瓦底江的某一条小河?

在这条公路之上,当年疾行过祖国的儿女,他们为了抗击日寇的蹂躏,为了实现故山河的重整,义无反顾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,多少儿郎就长眠在这片异国的苍茫山河之间了。看了一些曾来过这里的作家、文人的作品,更有不少将士有关当年的回忆文字,都同样引发后人对祖国艰危岁月的感念。

在东枝,看了一展览,是一个禁毒展。解说员汉语说得非常流畅,她说到彭家声与坤沙、林明贤,她居然还知道吴三桂、李定国。闲聊之

中,也送到了杜聿明、卫立煌、孙立人、郑洞国、李弥,还有史迪威公路。她居然说,这个倔强专横的美国人很可爱呢,他为了能够打败日本,殚精竭虑,付出了很多很多。

有了共同话题,聊起来就放松多了。我说到在当地去过一个村落,离地很高的竹楼,四季不灭的竹楼底下火堆中的余烬,村落里守在家里的多是老人与男人,而在田野、山坡、丛林中辛劳的多属女人。她说,这就是一方水土的习俗呢。末了,她缓缓地告诉我,自己就来自那样的村寨,是后来靠资助到缅甸的仰光读了大学,学的历史专业。

不知在东枝邂逅的这位缅甸女子,一切可好?